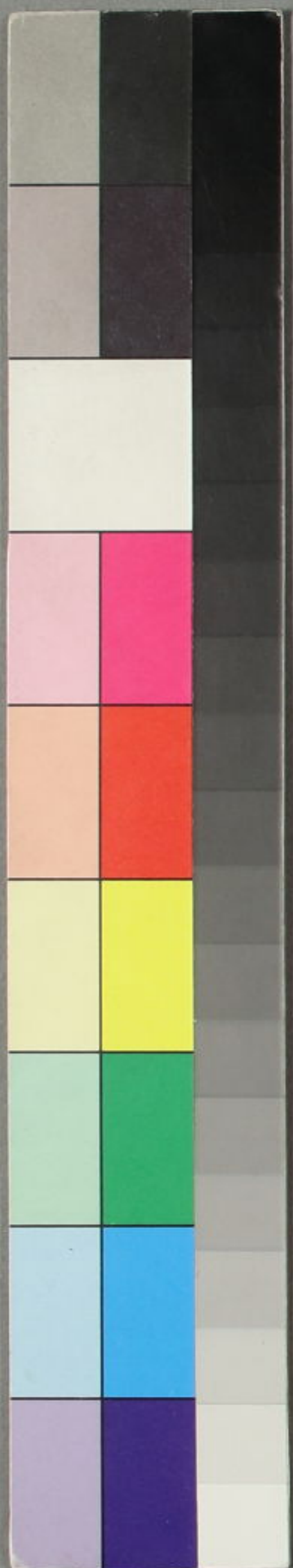


通志臺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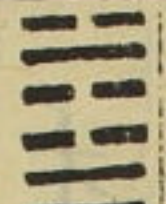
仁12
1411
192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四

後學成德



坎下

伊川先生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易傳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先生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它道焉中

而已然節獨以過為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

易說

新安朱氏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本義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伊川先生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說以行險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一作所說則

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苦節為貞其道之窮必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節有所制而不過也節有制度節其已甚則亨其道大彀不可以繼所謂苦節不可貞言不可守之以為正也

龜山楊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

語解

白雲郭氏曰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來剛柔分而上下

剛上而得中故為節且賁之與節皆自泰來其義相類
 賁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來而節剛剛上
 而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
 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柔言剛柔分
 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皆過盛為義也是以
 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也然
 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苦節過
 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
 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之道道與位
 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節亨之義也
 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能有成是非
 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四時成為君者必
 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

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
 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
 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二以柔節之而
 成兌少陰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故易之卦
 變於節為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為主亦未有不本於
 天地而來者蓋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聖人
 明人道本於天地故柔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
 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說易
 漢上朱氏曰節渙之反泰之變也泰分九三之五以節
 其上之柔分六五之三以節其下之剛剛柔分而有節
 二五之剛得中上下節之而不過所謂節者剛柔有節
 而不過乎中不過則亨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不
 曰柔得中者剛得中則柔不過矣此以卦變二三五爻

言節之所以亨也上六乘剛處險守而不變所以不可
 貞者節之道窮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守而不變
 苦節也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
 曰苦苦節則違情性之正物不能堪豈道也哉申屠狄
 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夫節
 者為其過於中也故節之使不失其中上六正而過矣
 安能節乎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自不肖觀之過者為賢自中言之過不及一
 也謂之正者貴乎中正也正而失中不可正也故曰苦
 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以上六无應戒苦節也兌說也
 坎險也人情易則行險則止凡止而行皆有節險之道
 節止而不行者也泰之九三上行自兌成坎以說行險
 也以說行險雖止不失其和矣和不流中立而不倚

故曰說以行險此以九五言節之亨也九五節之位也
 中正節之道也當位以中正為上下之節各適其宜无
 所不行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以九五言節亨者
 當有位也九三一變歸妹震為春離為夏節之以春夏
 也再變節兌為秋坎為冬節之以秋冬也天地有節則
 陰陽寒暑不過而萬物成於艮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離兌為貝貝為財乾為金玉坤為民泰甚則人欲縱人
 欲縱則財用匱乏百姓困窮故量財之所入計民之所
 用節以制度自下等級而上其費有經其斂有法財既
 不傷民亦不害是以天地不節則四時不成王者不節
 則民財不生无非節亨也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此又推原卦變互體以盡節之義也在卦氣為七月
 故太玄準之以度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苦節又以理言說以行險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天地節節以制度極言節道義本○天地節而曰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裏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它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語錄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先生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若存諸中

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澤上有水水過必溢節之不可過也以節議制度則名分不可亂以節議德行則賢能大小稱其任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困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內也為國為家至於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水以澤為節也君子於民亦然制其多寡制其隆殺制數度也制數度者坎之象也律度量衡皆始於黃鍾冬至之律於辰為子於卦為坎九五以中正為節也乾為

德震為行兌口為議議德行者恐其中而未正也易傳

曰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易傳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伊川先生曰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外一作內之庭初以陽在

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云戒之謹守

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

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爻辭於節之初戒

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

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

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信字无水至不去不知

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

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以剛居節之初宜立法以制節人之有

欲為上之所制節其始多不說君子知通塞之有時與

夫人情難與慮始故立法之初慎密不出則不為異論

之所近矣故曰不出戶庭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爻惟初為有應而曰不出戶庭无咎者

所以節之也不知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慎密之道且

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於有應无應也應者

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戶庭

為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

節之議德行於此可見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

門內之庭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六四正應也往來相易不窮故曰通

九二近而不相得窒其所行故曰塞初九兌體剛決動

通志堂

成坎坎水為知故知通塞五艮為門闕交兌為戶四在門闕之中為庭不出者自守以正而已動有險故不出戶庭乃无咎不出則處也在言語則默亦是也不出而處不語而默雖有正應不說也是之謂節兌為口舌故繫辭專以慎密不出言之易傳曰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君子貞而不諒或曰艮為門闕又曰交兌為戶何也曰兌為戶震為門艮土在啓閉之際故為門闕乾始於子至丑直艮至寅成泰泰者天地交通至卯直震故震交艮為門震即乾之闢戶也是以雷發聲蟄蟲開戶坤始於午至未直坤至申成否否者天地閉塞至酉直兌故兌交艮為戶兌即坤之闢戶也是以雷收聲蟄蟲坏戶傳

新安朱氏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義本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一作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法成中節可以出矣而以

七

通志堂

陽居陰持慎密之意失時不行治道將廢故曰不出門
庭凶戶謂房室之戶戶庭內寢之庭庭之不出乎內也
門大門也門庭外寢之庭自外寢達於大門之外及諸
人也

白雲郭氏曰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
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為知塞而二以
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
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
亦相濟之道歟

漢上朱氏曰極至中也二動歷四應五成震震為門四
在門闕之中為庭二以中應五之中極也當其可之謂
時故曰時極時極者時中也九五剛中當位酌民情以
為節九二有剛中之德動而應以趨節之時則中正之

節達於下矣得時極也若說於三陰與五異趨固而不
知變門庭可出而不出是得時極而自失之也所以凶
者其節不正也故聖人戒之

新安朱氏曰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
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
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
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
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

之故无咎允說也故能嗟咨取容○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夫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成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易說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說而失中不能節之以剛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三不能節則乘剛失位以說從人而已不能堪焉故憂發於口咨嗟而已三變而剛剛不失節而上自應夫何憂哉易傳曰節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此爻與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異而

意同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義本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先生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一作是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為之意此六四之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

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節止也凡止物有險之道險非人情之所安上三爻皆處險六四當位履正安於處險以順承上而止物焉安於節也六四能安於節者以承上中正之道以此節下下必應之節道行乎上下而亨亨則通矣非中正豈能安其節哉易傳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義本○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錄語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優為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

說易

白雲郭氏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於已施之於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與蓋言日進而无已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節者理之不可得而過者也九五居位以

中為制節之主安行於上而不動甘節也五自泰九三變以說行險有甘之意先王建國宅中均道里制邦域之時乎正則吉二說從之往有尚也尚配也往有配乎中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往有尚也故九二不出門庭凶彖言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爻止言居位中何也彖言九五爻此言九五九二相易也易傳曰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至善者也

新安朱氏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伊川先生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

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貞悔也必貞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過乎中居節之極陽盈陰虛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可以悔亡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於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為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它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過乎中居險之極人所不堪下无說而應之者苦節也不可貞貞則凶其道窮也上九固守乎正不知俯而就中則悔亡五中也悔則窮能悔則亡凶

矣易傳曰悔亡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

悔亡辭同而意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義本

○問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先生曰然又問

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

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

當節而又以險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

爻看來甚好而反凶終是解不穩語錄

合刊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五

後學成德



兌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而一有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易傳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先生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為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於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於有為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為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於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於一身於一家於一國於天下遠近大小眾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也在爻辭言之則言乎其人也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別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

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為道之信信為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博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為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為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於此即以信為孚以孚為信不知孚之有別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虛也虛已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為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有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先安得謂之孚乎故子絕四曰毋我毋我則虛已矣是无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无聲

五十六
易集義卷六十五
无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
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惟
天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為德而无私於豚
魚以生為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於豚
魚則信及者微而其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
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於天下可知也利濟大川中
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德也中虛之德及德也
新安朱氏曰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
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
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
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
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
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義本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
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
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
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有孚以說從其上
如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
能化天下乎○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
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孚
則无沈覆之患一無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中孚而貞則
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
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中孚信由中而達外也乘木舟虛者異體而柔在內也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象二陰居內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無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於有知者乎又況於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漢上朱氏曰中孚自遯來訟之變也二五不應六三孚於上六四孚於下二爻在中而孚中孚也易傳曰中虛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夫信之未彰无形矣其中已有信也非中虛乎靜而正發而當反諸己而不作斷然如金石之不可易非中實乎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此

以三四二五言中孚也上巽施之下說從之巽說相與不期於孚而孚焉猶鳥之孚卵也巽伏於上說從於下不動而柔者化剛者應拚然而飛矣化邦之道不幾於是乎坤在上為邦國外巽內說感之以誠信久而自化不為而成也其象巽離化坤巽離者萬物化成之時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此總六爻而言中孚也豚魚六四也中孚六四即訟坎之初坎為豕其初為豚三兌為澤四巽乎澤為魚六四一爻具豚魚之象而在中孚之中信及豚魚也先王之交萬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魚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如豚魚信及豚魚上下草木鳥獸無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六四正也正則吉信至於賞罰而示之者未矣非心服也

其終必凶故曰豚魚吉彖曰信及豚魚也此以六四言中孚也坎為險難初越二三涉坎成巽巽為股涉大川也兌澤而為大川決而成川也巽為木兌金剗其中舟虛也舟虛者中虛之象九五體巽其中虛不以好惡之私累其心其下說而不違利以濟難也夫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而乘險者不如虛舟之為安仗誠信而蹈大難猶乘木而其中枵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之人虛已遊世五兵兇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以四五言中孚之功也天之道不言而善信四時自成萬物自生正而已矣正誠也六四之正乃應乎天者以其心正其心正則其意識乃應於天之道非人為也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以六四初九相應言中孚也初九本九四乾在上為天之

象在卦氣為冬至故大玄準之以中傳○又曰中孚王洙曰柔在內而巽說合和之性也剛得中而上下信化育之道也中孚天理之端叶於教化之義若鳥之孚卵柔渾於內而剛殼於外嫗伏化羽不違其期自然之信也此與小過旁通自中孚而變故小過有飛鳥之象焉

叢說

廣漢張氏曰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无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无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窒斯虛矣南軒集新安朱氏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五十一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以卦象言○中孚以利貞乃應
乎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並本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伊川先生曰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
心虛故動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
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
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
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澤中氣散而為風澤上有風澤氣達其外
者也中心憺怛則愛人之仁達之於外則聽訟而眾生

白雲郭氏曰治獄聽訟虛中為先實其中則有闕此中
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

凡天下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
人之為治也有道以為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
所專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
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為治无適而非刑
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又言罪疑
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皋陶之言然後知聖人之
刑舜之戒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
以弼五教故命皋陶於契之後非五刑可獨任以致治
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
之先此蓋虛中之道也其命皋陶則先曰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故知舜之刑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
此則无用於刑也皋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

人之刑皆不得已而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
而後有刑蓋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於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則盡乎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
後世舍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為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孚
而患網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於是有
剗屠夷族之禍而人之有生殆犬彘之不如矣又安足
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說易
漢上朱氏曰澤上有風澤中應之中孚也中孚信也中
孚自訟變坎為獄九四之初坎成允允口為議獄也議
獄者議其獄情之正否也艮六變成中孚艮體盡矣為
游魂游魂死之象震為反生緩死也緩死者未必死也
君子議獄緩死則好生之德孚於上下矣傳曰冬至四
十五日條風至出輕刑解稽留法此象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本義○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
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語錄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
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吝故虞
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
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
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
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當信之始志未
志未有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
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
所信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
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為眾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
其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乃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中孚之初剛而有應慮未孚於所應
自防而不安於宅志一不變者也故曰虞吉有它不燕
虞如虞行防守也燕安也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虛无物閔其中故其孚最為近誠
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
為有物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有它則中實非安於
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也
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道故尚有虞
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中孚之初戒在審慎其所信初九六四正

應也初宜信四而初四相易以失位為憂以其有憂也
故虞度之虞乃不失其正應故吉虞度而得其所從宜
誠一不貳有它則擇利而動心无所主惑矣燕謂三也
雷在澤中有燕息之象三非初之正應初與二同體說
乎陰而往應之為有它初之三歸妹象毀而不燕以其
貳也初九所以虞吉者得其所從其志未變於三變於
三矣何燕之有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
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
安矣戒占者之辭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或問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夫者
無盡如之何包之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
將欲處之各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自

有天然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際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人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保其不无也往時侍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曰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誨答曰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无盡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來說為近別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和之願相通也

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但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中孚之時以剛居中而无私應至誠虚心樂善者也以陽居陰又處二陰之下慎獨為善不愧屋漏也至誠慎獨則凡同氣類者雖遠必應故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誠好善則樂與賢者共之故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道與物无閤況於交感之際為感

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必至
 之理也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
 和也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已以容人也蓋
 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已而已然中孚本應物
 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離為飛鳥變震為鶴說卦震為鶴鶴古
 鶴字也穆天子傳列子皆以鶴為鶴鶴震聲感兌鳴於
 正秋九二之象也九二剛實而中中孚之至者九居二
 鳴鶴在陰也坤為母巽四為子四與二同震體而九二
 陽為大六四陰為小故四有子之象二四志同二鳴而
 四和二中也四亦中虛心之象其應豈強為哉出於中
 心願而已矣荀子所謂同焉者合類焉者應故曰其子
 和之中心願也巽為命五出命者也陽為美好好爵者

巽命之美吾四自謂也我四謂五猶曰我君也爾親乎
 二也二誠於中四自和之若曰我君有好爵吾與汝共
 靡之非二有求於四也四於五其疏附之臣乎靡子夏
 傳陸績作縻巽為繩縻係之象當作縻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莊子曰吾無食我無糧古人文章相錯而
 成此文所謂我吾亦然易傳曰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
 惟知道者識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
 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
 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
 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本義○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
 爵爾縻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中又說從別處去○中
 孚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是兩

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並語錄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二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從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居不當位故无所主惟斷信是從一本有是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已致一作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雖與上九應而比於六四

近不相得所以得敵以柔處下既不能勝故或鼓或罷位既不當又不安常故或泣或歌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甚於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於中者也感於外而動於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已无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敵者勢均而不相下也艮之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言六爻勢均當應而否故子夏傳曰三與

四為敵蓋三四同體而異意近而不相得六三不正小人也六四正君子也三小人不見信於君子而志在得四四終不可得震為鼓三動鼓而進將以張之也而四不應既罷而息將以誘之也而四不來三動離為目兌澤流目或泣以感之而四不憂巽為長震為聲兌口為言長聲以永其言或歌以樂之而四不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小人之情狀盡矣四守正終莫得之處位不當无以取信於君子也豈能強得之哉傳易

新安朱氏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本義○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

月終

三无咎象曰馬匹三絕類上也

伊川先

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

信之至

一作位

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

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三四與

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

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

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

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

故馬匹三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三其匹也係

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

一作相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

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絕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

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一作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陰之盛者居巽之下不敢盈也故曰月幾望與三皆陰匹也棄其類匹上乘九五故曰馬匹亡能體柔巽舍不肖而尚賢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舍衆志而獨上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已而不盈矣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彖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處當位近君其道上行成孚者也訟離為日坎為月坎變震月在東也離變兌日在西也月東

日西望也五在中四為幾望陰道之盛盛則敵君禍敗必至不可不戒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為匹兩驂為匹不能四馬則駕兩馬曰駢駢亦匹也四震為作足馬四應初成坎坎為美脊之馬兩馬匹也震坎陽卦類也四之上絕其類而不應則馬匹亡矣孚道在一四上從五亡其匹則絕係應之私无敵君之禍易傳曰係初則不進其能成孚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本義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

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信結於下故曰有孚攣如

无咎

白雲郭氏曰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位正當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在上六四在下君臣之位正也九五剛健中正六四柔巽正而順君臣之德當乎位也五四君臣相孚上下固結如攣然相易以致相孚故无咎攣拘攣也五四相易有巽股艮手離目相就拘攣之象夫

忠為今德苟非其人不可君臣之際非位正德當其孚

如是豈能无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義本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字不通如是則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為小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其聲遠聞而實不稱以是

易集義卷之五
王啟
為正勢不可長是以凶也翰者飛而鳴也飛而鳴者雖
遠聞其聲虛也況登于天乎

白雲郭氏曰中孚虛已也虛已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
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之也翰音
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為也以是為貞則
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已而用道於
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於外不知
其道已喪於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震
為聲上動反三成兌雞振其羽翮而後聲出於口翰音
也乾五為天六三往上陰為虛翰音登于天也鳥之類
聲聞于天者鶴也雞无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
臾則反其可長乎巽為長三之上巽毀何可長也不信

之凶故曰貞凶張載曰信而无實窮上必凶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
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
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
是也本義○鄭東鄉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
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
蓋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
又言鼎象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
欲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
會却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

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五

二百四十四

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五

十五

歸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六

後學成德

震上 艮下

伊川先生曰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
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
位而不中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
過之小傳○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我從先進
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諸師友說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火

吉

伊川先生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

通志堂

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
 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
 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
 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
 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
 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
 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
 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
 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
 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
 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

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本義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
 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
 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
 小故為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求一作
 亨也○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
 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
 而柔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
 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
 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

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柔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
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
 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
 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
 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
 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
 宜下更就鳥音取宜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
 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
 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
 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時宜用過雖過正也○失其所安者必矯其
 所為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
 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過過於小事者也二柔居二體之中有
 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君子之過皆以濟其不及然後
 可以會於中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
 者濟所以亨也時過則過以過為正故利貞飛鳥張翼
 於外以舉其身則外虛而內實矣小過二陽居中四陰
 在外以翼之陽實陰虛故有飛鳥之象焉凡事之過則
 聲遠聞而實不稱如飛鳥遺之音也飛鳥不宜上宜下
 上窮而下有止也過慢過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
 則吉宜下也上偏下則可下僭上則不可也
 白雲郭氏曰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
 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
 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於利貞也可大事者
 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

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為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順不可過於逆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為小過之无咎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過與中孚相易其卦四陰二陽陽為大陰為小小者過也六五過四而亨於外六二過三而亨於內蓋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謂之過者比之常理則過也過反於中則其用不窮而亨矣故曰小過亨彖曰小者過而亨也此以四陰之中舉六二六五言小過也小過自臨來明夷

也臨九二之三六三之二成明夷二過乎三也明夷初九之四成小過五過乎四也二過乎三正也五過乎四不正也不正者矯其失而過正也正者時所當過過所以就正也所謂時者臨之兌秋也震春也明夷之離夏也坎冬也小過之艮終始也過與時行而六二之正不動惟六二不動乃能小過而亨利貞也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此以六二言小過也二五之柔皆得中也五得中得尊位過而在上者也二得中得正過而在下者也巽為事正則吉小過之道不以位之上下於小事有過而不失其正則吉柔得中也九四剛失位九三剛而不中震為作陽為大作大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无所

用其剛不中則才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以作大
 事故曰小事吉不可作大事此以二三四五言小過也
 明夷離為鳥初往之四自下而升有飛鳥之象四易坤
 成坤震震為聲聲往於上而止於下飛鳥遺音之象巽
 為風飛鳥遺之音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上逆也故
 不宜上下順也故宜下小過之時事有時而當過所以
 從宜不可過越已其然亦豈能過哉譬如飛鳥泝風決
 起而上騰其音安能遠過俄頃而止矣大者如是則吉
 不然必凶時不可犯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
 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復以初九之四言小過也中孚
 肖乾小過肖坤故二卦為下篇之正鄭康成曰中孚為
 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以
 卦氣言之為立春故太玄準之以差易傳○又曰明夷之

離為小過之飛鳥○又曰小過虞曰離為飛鳥震為音
 艮為止晉上之三小過離去震在若飛鳴而音止故飛
 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
 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舒翼之
 象妄矣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小者過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柔得中
 以二五言剛失位以三四言上逆下順以卦體言義本○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
 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
 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
 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小過是過於慈惠
 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問飛鳥遺之音本
 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曰看這象似有羽蟲

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

知小者指甚物事

並語錄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
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
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
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雷未升於天震動一山則有餘震
動天下則不足此小者過也過猶不及君子不取於三
者許其過者可過於厚不可過於薄
白雲郭氏曰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
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為泰否之過不為否也

惟行之過恭不失其為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為喪用之
過儉不失其為用是則為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
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為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為過矣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
為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為道之小者故稱小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出地上其壯乘乾山上有雷小有所過
也君子有時而小有所過者三巽乎上下而過行過乎
恭也震巽為號咷而上六過之喪過乎哀也巽為高坤
為吝畜處高而吝畜逼下已甚矣初六過之用過乎儉
也時當小過君子不得小有所過以矯正一時之過
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
小過乃所以為時中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

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

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義本○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

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故為小

過○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並語錄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

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

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則有

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

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卦彖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

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

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別而言之固不同合而言之

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

從剛而應四則舍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

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

曰不可如何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離為鳥初之四飛鳥也以如師能左

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而止不當過也

正應在四為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甚如飛鳥迅

疾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坎為可四以之坎毀

不可也兌口如何也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為惡成而

不及改者易傳曰小人躁易而上應助過速且遠不容

救止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

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

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義本○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

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卵之象小過

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

小過所以次中孚也並語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

臣不可過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

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

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

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

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

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则无咎也過當也過臣之

分則其咎可知○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

及其一作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並易

橫渠先生曰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過於陰與其上合於

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

已下猶不可過况其他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過於初而處於內故曰過其祖遇其

妣不進於上而安於下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祖在初

妣處內君居上臣居下也以陰居陰妣也臣也行有加

於初而得之於內禮知有所尊而安於下所以无咎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

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雍

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

謂五之遇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

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為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

易

漢上朱氏曰三乾在上為父四為祖五坤陰居尊位配乎祖妣也曰祖曰妣既過之稱六二中正祖尊也妣亦尊也祖不中正於義當過妣中而過之義不可也過則失中矣故遇之遇不期而會五不應二以中相會故遇之言過而適與中相當也五君之位坤居之坤臣也過而適及於臣之分則可過而及於君過臣之分也於義為有咎故不可不戒易傳曰遇當也過臣之分其咎可知

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

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本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所一作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並易傳

通志堂

人或戕之凶之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所以為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已遇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外守已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內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為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應上六應則過五五中也中不可過三戒在小不忍用剛以過中故弗過宜正已自守防小人則吉兌澤坤土止之防也三不防乃舍所守從之剛過乎中上或戕害之矣離為戈兵已動失正戕之也戕者外傷之如何兌口也與初六如何同象不能守正見戕於外其凶果如何也晉陽處父易狐射姑之班伯宗言於朝而諸大夫莫若皆過之而弗防故及於

莫傳

新安朱氏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本義○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語錄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

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
 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位不當謂一作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
 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一无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
 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
 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
 夫與剝觀之可見與夫之象爻同而音異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道非剛元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
 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
 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
 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為戒終不可久故勿用
 永正當思奮爾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過之時柔過而剛不及九三九四所以

皆弗過九三以陽當位陰之所疾陽德不競不能勝陰
 雖防之至不免受戕之凶九四陽不當位不與陰爭故
 无咎弗過遇之陽不過陰勢不可長終必危矣故往厲
 必戒始遇終危安可長守以為正故勿用永貞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
 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舍柔用
 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
 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
 不可以斯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
 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遇
 之也或得位而中斯為大有為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
 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
 辭之義則遇為小事而過為大事故上六弗遇過之所

以為元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不當位以剛履柔為得宜矣故无咎四下應初則過二二中也弗可過也知二不可過乃與五遇五亦中也弗過二則與中適相當遇得其道矣若去柔用剛進而之五往則危厲故必以用剛為戒往之五成離戈兵之象不動兌為口戒也小人過君子之時不戒而用剛鮮不為禍故丁寧之既曰必戒又曰勿用永貞當隨時處順不可固守其正是以終无咎也然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巽為長陸震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

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

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終不可長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本義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語錄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說易

藍田呂氏曰小畜一陰不足以固三陽陽尚往而莫之畜小過二陽在內四陰足以固之陰上於陽為已甚而陽不足故皆足以致密雲而不雨也六五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應斯象自我西郊陰生於西陰盛陽弱而不交也四公位也九四比於六五不交於五而

下應於初故曰公弋取彼在穴穴幽陰在下謂初也弋射飛鳥而反取在穴不交於五而應於二也

白雲郭氏曰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為遇亦可小事而已故言雨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故能有在穴之獲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為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陰道已上行而未雨蓋君臣俱柔之象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澤之氣上而為雲兌盛陰也故為密雲澤降為雨小過自明夷變初九往四成兌澤氣已上而未降雲雖密而无雨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過陽

君子之澤未能下也四在內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
 四兌西也五震東也巽風揚之雲自西往東由陰而升
 陰唱則陽不和不雨之象故曰自我西郊三公位明夷
 三坎為弓離為矢初之四成巽巽離為絲以絲係矢弋
 也弋取物之器也坎兌為穴坎幽隱也艮為手取也彼
 謂二六二在穴中有中正之德處於幽隱九三君子俯
 而取之往助於五然六二六五同為陰類二雖取之豈
 能濟大事乎小過之時柔得尊位二陽在下為陰所過
 不能成功三下取二用力多矣亦豈能濟哉謂四陽為
 我二陰為彼以陽為主也若中孚陽謂陽則謂五曰我
 自謂曰吾謂二曰爾尊卑之義小畜彖曰密雲不雨尚
 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辭與小過六五同蓋小畜
 所畜者小小過則所過者小皆不可以作大事過之則

畜之矣二卦雖殊而大者為小者所畜而不得施則一

也故關子明曰小畜一卦之體當小過一爻之義然則

畜之一也小大之時異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

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

能濟大事可知已上太高也義本○三爻四祖五便當妣

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

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

事底意思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並語錄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

也

伊川先生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過動皆過之
 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

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過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說易藍田呂氏曰上六陰過而極至於已亢飛鳥不下離於網羅之象故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非獨天災亦有已過故曰有災眚

白雲郭氏曰知不可大事而遇之并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於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斯之謂與說易漢上朱氏曰上六不與五相當失中也又動而過之則

甚矣而況處小過之極於時為已亢乎故曰弗遇過之上動成離離為飛鳥為目巽為繩以繩為目網罟之象其違理過常猶鳥飛過甚自離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動則不正故凶離有伏坎災也弗遇過之災乃自取非天也人也而曰災眚者過之極窮之災也於時已亢也人事過越如此使知時而守正未必能免已亢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六

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
 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
 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
 已濟之時也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以亨矣小者尚有一亨
 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
 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元之時利在貞固
 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七

後學成德



雜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
 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
 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
 已濟之時也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以亨矣小者尚有一亨
 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
 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元之時利在貞固
 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

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於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別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

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於難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為別也孔子於小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

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

說易

新安朱氏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義本○既濟是已濟大事都亨了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語錄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考固一固字已亨矣惟有小者有未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正有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字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既濟成功无所事也終止則亂恃濟而不為則事弛而日入於敝所以亂也

白雲郭氏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

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既濟自泰來豐九四變也泰兌為澤九二之四成豐四已濟險而小者未盡亨九四之五則小者亨矣於濟為既其卦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大者既濟小者亦亨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大者之濟為亨小者而濟非為已也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亨至於小則小大畢亨故曰既濟亨小豕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豕文當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脫一字此以三陽下三陰而言既濟也以陽下陰非正也亨之正剛君子也柔小人也剛柔不失其正君子小人各當其位无犯分躐等之非守既濟之道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以六

爻當位而言既濟也自泰至賁二復三變始於二之四成豐次四之五成既濟其終五之上而成賁濟天下之難莫若剛過剛亦不可以濟失人心也方濟之初以柔濟剛則其柔得中剛者為用天下之難有不濟乎此既濟之初所以吉正則吉也既濟矣上六變艮成賁艮止也止而不進不復有為文飾而已濟終則極衰亂復起終以亂也蓋其道已窮故曰初吉終亂豕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終始時也治亂者道之窮通也晉隋有天下不旋踵而亂不知終止則亂之戒也易傳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此推原卦變以九五一爻言既濟之終始也在卦氣為十月故太玄準之以成

易傳

通志堂

二本義○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並語錄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先生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後故君子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愆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逮而後濟天地之道以坎離相濟

以日言之日降則月升以月言之日交則月合以歲言之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既濟矣然既濟之極水火將反其初故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坤土為思坎為險難患也土防水也在既濟之時而防險難豫也思患而豫防之則難伏而不作或曰五動坤變坎成震體豫而未濟之象毀矣易傳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

說易

漢上朱氏曰三坎為輪初卦後為尾初九剛而離體炎上有應進於上其志必銳時既濟矣動而進不已至於咎故戒之初動之四成艮艮為手曳也坎輪在水火爻中火欲上水欲下亦曳也曳其輪不輕進尾濡坎水不速濟止之於初持重緩進以全其剛而不至於極則於既濟之義為得矣故曰義无咎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孤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義本○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

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錄語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所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

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
 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
 於異時也聖人之為一有勸戒深矣○中正之道雖不為時
 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蓍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
 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
 得其位則不失已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内外无失
 又何患於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
 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蓍者蓋得失者消
 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於
 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
 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蓍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車
 後謂之蓍而詩有簞蓍魚服鄭氏謂蓍之言蔽也故伊

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王氏皆為首飾未詳
 其言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一日謂時變也雖不
 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坤為輿三坎為輪二之五離變震坤離
 為文震為竹竹有文蔽車之前者蓍也離為婦婦人乘
 車不露見有蓍乃可以行五於既濟之時安其位无動
 而有為之意二雖有文明中正之德不得遂其行歸喪
 其蓍也五坎為美脊之馬二五相易震為作足之馬逐
 也五不下二二當以中道自守故戒以勿逐逐則失其
 素守而不正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為五復自初數之
 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
 極生乾七日必復而況人乎易傳曰自古既濟用人蓋
 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猶怠於其終況其下者乎雖不

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
於異時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
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
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
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
而自得之戒本義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
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
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
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
則殘民肆慾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

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
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誠豈淺見
所能及也○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
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
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因而必
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既濟之時以陽當位備文明之德宜
伐闇者也鬼方幽闇之國高宗有九三之德者也居斯
時也必如高宗然後可以伐鬼方猶至三年憊而後克
之是雖以明伐闇不可易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白雲郭氏曰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
宗之中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

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

說易

漢上朱氏曰坤為鬼為方五坎為險帝繫有鬼方氏鬼方蓋國名小國於既濟之時恃險不來九五離體有戈兵用九三往伐之坤為年自四數之歷三爻三之上成巽巽為入其險也上之三成坤順也既入其險鬼方來順三年克之也克難辭也九三剛正君子也上六之三柔而不正小人也高宗中興之賢君伐鬼方氏之小國歷時之久至於三年而後克之其力亦憊矣况用小人乎坎為勞重坎憊也小人非貪慾不為其禍至於殘

民肆慾遂喪其邦故戒以小人勿用爻言勿用小人象曰憊者聖人慮後世勤兵於遠託高宗久伐以濟其欲

勞民動眾三年克之雖高宗行之亦憊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

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義本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又曰漢去

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亦是夏啓曾占得

此卦○問三年克之憊也此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兵不可

輕用也○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並語錄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濡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初有衣初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四皆處二陽之間皆有正應不私近比近不相得交來侵之二以居中履正不以喪第易其志卒得其所喪四居多懼之地備衣初以防舟之漏終日戒而不敢弛二不以已侵而改其操四疑其將侵而謹其備也

白雲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緇有衣初之戒初敝衣也說文謂濡為

繪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繪而忘敝初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坎水也初之四成巽巽木在水上舟之象四未交初巽毀坎見舟漏也四坤為裳濡裳也初乾為衣艮為手初塞也離日在下終日也兌為口戒也巽為不果疑也六四近君而正明於防患資初九之賢彌縫九五之闕終日相戒如奉漏舟不惟自竭而初九助之如有裳及衣初塞其漏苟可以豫防者无不為斯能濟乎重險矣制治保邦之道患至而後慮之无及已心有所疑知禍亂之原必先事而塞之乃保既濟之道故曰終日戒有所疑也易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足矣无復有加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濡當作濡衣衾所以塞舟之罅漏本○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

解如此錄語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伊川先生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時也○五之才德非不善不

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言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既濟之主也保既濟者不恃其全盛而恃其克誠物備而誠不至不如誠至而物不備故誠信可以感鬼神而不能保其邦家者未之有也

白雲郭氏曰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

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於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蓋君子誠之為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亨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

漢上朱氏曰泰震為東兌為西三四鄰也兌為刑殺坤為牛坎為血離為夏震為聲上為宗廟九二之五有長子奉祀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象殺牛盛祭也禴尚聲

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也二五均有中正之德然二未濟有進也九自五來二以虛受故曰實受其福正吉陽為大吉大來也五既濟无所進也盈則當虛故曰不如西鄰之禴祭也理无極而不反者既濟極矣時已往矣五以中正守之能未至於反而已易傳曰至於極則雖善處无如之何矣傳○又曰伊川解既濟九五曰中實孚也與虞氏孚實之象同又曰中虛誠也與郭璞筮得中孚之需曰虛中象道若虛舟同也

新安朱氏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

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於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元是危矣易論

漢上朱氏曰上既濟之極以剛處之猶恐其反六安其位而不變必有顛隕陷溺之患上反三乾為首濡於坎水之中濟而至於水濡其首尾極矣濟之窮也其可長乎異為長易曰既濟之終小人處之其敗可立而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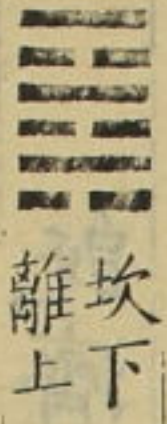
易傳新安朱氏曰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

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本義○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不是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生曰然時運到那時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酪酏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八

後學成德



坎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
 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
 也未窮則有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
 用故為未濟傳○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
 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
 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酉室所聞云田夫釋
 耒者悞○時氏拾遺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

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
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
壯勇之狀書曰佗佗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
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
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六十四卦終於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
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
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
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為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
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
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
以良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
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

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為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
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爻久之造何難
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易說

新安朱氏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
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
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義本○未濟取狐為象上象
頭下象尾錄語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
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
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
時可以亨也○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
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

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沆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未濟有為而未有功也

白雲郭氏曰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以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於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於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

及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來既濟之反也否塞之時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柔而不中則介於二剛其能亨乎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此以二五言未濟也艮坎為狐小狐初爻也艮之初爻為小狐猶中孚之豚亦初爻也爾雅曰豮沆也詩曰沆可小康鄭康成曰沆幾也四為坎險五為中出險也初往之四幾濟而未及於五未出中也狐首輕尾重老狐聽冰負尾而濟其剛不息是以終濟卦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以畫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上九剛也初六柔也小狐不度而進未能審慎其前則剛其後乃柔四坎濡其尾往无攸利以其剛不足不續終也然則濟險者其在於審慎始終如一剛健不息者乎孟

喜曰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故曰小狐汔濟未出
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此以初六九四相易言
初六之柔不足以濟險難也未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
柔相應苟量力度時慮善而動上下內外相與未有不
濟者也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以六爻申未濟有
可濟之理也在卦氣為十一月故太玄準之以將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損六五言本義○未濟與既濟諸爻
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
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
同了○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
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
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
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

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
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
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說得疏到
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要就名
義上求他便足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
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
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
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便剔去得
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
問未濟所以亨者便是有濟之理而柔得中又自有亨
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
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
出乎坎險所以未濟○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故不

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云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並語錄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伊川先生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炎上而水潤下上下各當其所者也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為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火水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未濟自否變否艮止也慎之象離為明辨也火陰物也居南水陽物也居北二物有相濟之理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濟也君子觀此慎辨萬物使各居其所有辨然後有交辨之以正其體交之以致其用不辨則不交有未濟乃有既濟而未濟含既濟之象易傳新安朱氏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

之本義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元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六未濟之始以柔居險之下不可以有進也然上應於四不量其力陷溺於難不能以自濟故濡其尾不可進而進宜有悔而曰吝者私於其應不能忘懷以蹈濡尾之難終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後為尾坎水濡之濡其尾也初處險下而上有應其志欲動在未濟之時剛動則出險於濟為得其分量矣極分量之極也初柔九二又以剛在前阨之雖有應可動而柔不能動吝也於是而欲濟是亦不

知極也猶獸欲濟而力柔水濡其尾則不能舉終亦不出乎險矣坎水為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日

闕之本義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

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而應志在出險雖曳輪於險中猶行之不止中以行正其難必濟故曰貞吉濡尾曳輪在既濟則為始濟之象於未濟則為涉難已深之象故其義不同

白雲郭氏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

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輪二往五應艮為手曳其輪也坎輪在水火爻之中水欲下火欲上亦曳也二中也九二之五中以行正也未濟時六五柔處尊位五所賴者九二剛中也剛非臣德之正也剛或好犯恭順之道或有不足故戒以曳其輪則緩進以盡恭順於臣為中於道為正行中以行正者正未必中中以行正則盡矣易傳曰唐郭子儀李晟當艱難未濟之時能保其吉者用此道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

不進得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九居二本非正以

中故得正也本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
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
濟也未可有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
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
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
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
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陰不當位不中不正執此以行非止

未濟取凶必矣居二剛之間所比者正當是時也以不
正進則凶比於正而濟乎難則利

白雲郭氏曰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
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
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為
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
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眾則不可是以雖
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眾也利涉大川自濟
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
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
於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
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處險中惟至剛乃可以出險六柔不當

位未濟也以柔而行外援上九則乾首沒於坎中淪胥以溺之象雖正亦凶實武何進是也故曰征凶三四非應當未濟之時三資其助四近而協力巽股出險利涉大川矣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本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死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

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剛陽之德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與既濟九三皆離之體有文明之德利伐幽闇故皆曰伐鬼方既濟九三陽剛當位故曰高宗斯文以陽居陰剛德不盛故必貞吉悔亡然後可以行其志震用伐者先之以威也不曰克之而曰有賞于大國者既濟九三強剛之質尚力以取勝斯文不純以武修文德以服之不戰而服故不曰克之而曰有賞也

白雲郭氏曰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強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於有為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為天子禹八年於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為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為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夫姤三四言

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為小亨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為大事矣係乎其人大小不同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九居四有悔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四動體震震為威怒坤為鬼方坎為險四近君剛而明有濟之道初恃險未順四用其威怒以入其阻伐鬼方也自三至初歷三爻坤為年三年而後順克之也克難辭艮山坎川坤土田賞之象坤四為國陽為大有賞于大國非貞吉悔亡其志行於上下乎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濟之義天下之弊固有盤結而難去者四凶頑民歷世既久乃能去之故曰貞吉悔亡易傳曰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四居柔故戒以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
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
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義本○益損二卦
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
方亦然不知是如何錄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伊川先生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
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
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
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
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
光而有孚時可濟也○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
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離明之體居尊履中光之盛者然柔
而不強或流於不正故貞吉然後无悔然後全其君子
之光光達於外而有暉則離德充矣故曰有孚吉凡言
悔亡者已有悔而今使之亡也无悔未有悔而不使之
有悔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己而有容故賢者
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而九
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於虛已待
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吉而无悔是以未濟
之悔可必於九四也為君之德孰有光於是者乎此其
所以為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眾
是以吉也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
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為君也徽柔懿恭所謂

柔中也光於四方顯於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
 而用之則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以
 為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
 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為君子之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居尊位悔也虛中而下
 九二二往五正以剛濟柔故貞吉无悔坎為光君子之
 光謂九二也五離為明二與五應光明相燭有孚也暉
 者光之散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暉朝日初出其光
 暉散也言二五未交其德暉之所及已孚於上下則吉
 濟險難者君必剛正臣必有不言之信然後委任篤下
 元間言功濟天下而无後患不然凶必至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
 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

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輝者光之散也並本義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
 不知節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
 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
 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
 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
 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
 不樂其處則忿躁墮獲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
 至濡其首亦未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
 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何
 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飲酒至於濡首不知
 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

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說易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剛居未濟之終濟未濟者也既濟則无所事而佚樂矣无事佚樂之志形於外可以飲酒而无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无事佚樂之志形於外飲酒可也不知其節至於濡首則有孚之過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白雲郭氏曰六五有孚于賢者故為君子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於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

則耕於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孚於三三震坎為酒上反三成兌坎流於兌口有孚于酒也三之上得正无咎也未濟之極无極而自濟之理非剛健之才得時得位上下孚應終不濟也上九君子有才而不當位與六三相應而无可濟之資以其有孚矣相與飲酒樂天順命以俟可濟之時則於義无咎上反三乾首濡于酒中則從樂耽肆亦不知節矣坎兌節之象也有孚若然失是義矣晉魏之交士多逃於麴蘖无濟時之志以故世復大亂聖人之戒不其深乎易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

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子云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義本○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未可進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故曰濡首分明只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舊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似是這樣處頗費分疏所以渠有是說○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

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八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九

後學成德

繫辭

易始有卦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則孔子所作繫辭之傳也

陸氏曰繫辭亦作嗣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先儒分章不同今從朱子本義並載諸家之說云

伊川先生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並呂與叔東見錄○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入關語錄○又曰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

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陳章

白雲郭氏曰包犧畫卦初无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劉元承

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手編

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

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

辭也又於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諸卦之統

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

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

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

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

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

下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

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

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

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

非後人妄分也○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

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

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

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說見於後

並易說

新安朱氏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

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

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本義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

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

也。无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伊川先生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經說○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錄橫渠先生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

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地方則須安。並易說龜山楊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南都語錄兼山郭氏曰：孔子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其動以動為常，靜以靜為常，則動靜之機，或幾乎息也。是故動存乎靜，靜存乎動，動靜不窮，是其所謂常也。中庸解白雲郭氏曰：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於道於易於卦皆无意義。

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
 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
 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
 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
 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
 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
 而未見於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為卦見之於書
 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
 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
 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
 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
 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
 也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

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其
 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卑高以陳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
 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
 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
 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為一定之體而剛柔則
 變矣○動靜有常乾陽也陽為動坤陰也陰為靜爻之
 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
 變為常靜以不變為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
 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
 者六爻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
 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變化者爻有變動

也伏羲畫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歸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見於卦則上體乾也下體坤也道雖屢遷上下不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陽為貴乾也陰為賤坤也高者乾之位也卑者坤之位也上既曰尊矣尊无二上故易尊為高又曰卑高者貴以賤為本易自下升上元士大夫三公諸侯承之然後君位乎五也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有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然无疑矣策數以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剛也陰柔也爻位以一三五為剛二四上為柔陽先陰後故策七者二十八策九者三十六爻一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六陰君不剛則臣強父不剛則子

強夫不剛則為妻所畜尊卑之位貴賤之分也易傳新安朱氏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本義○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

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
 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
 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
 做未盡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天
 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
 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
 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天尊地卑章上一句
 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
 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
 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並語錄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
 矣

伊川先生曰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
 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經說
 橫渠先生曰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
 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
 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
 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辭者已是得象
 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
 象故以大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
 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
 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有形有象
 然後知變化之驗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在天成象則鳥與火虛與昴四時迭見者
 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

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裁之則无駭於變矣此變化之辨也

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

語錄

廣漢張氏曰如乾位西北坎艮震陽皆以類聚坤位西南巽離兌陰皆以類聚此方以類聚也乾為天而坎水

艮山震雷皆羣分於此坤為地而離火兌澤巽木皆羣分於此此物以羣分也或聚或分而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生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機則見於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方之物各以其類聚同氣也五物之類各以其羣分異情也氣同則合情異則離而吉凶生矣爻或得朋或失類或遠而相應或近而不相得或睽而通或異而同陰陽之情也在天成象者陰陽也在地成形者剛柔也天變則地化變者陰陽極而相變也陰陽之氣變於上剛柔之形化於下故策二十八者其數七策三十二者其數八策三十六者其數九策二十四者其數六陰陽交錯剛柔互分天地變化之道也易傳○又曰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四者皆天地之固有首言乾坤者六子皆本於乾坤也說叢

新安朱氏曰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

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義本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方猶事也

○又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事物則所聚者皆好事物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三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

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又曰橫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晷剛柔者晝夜之象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並語錄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康節先生曰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

陽坤道成陰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

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經說

橫渠先生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

既消礫氣復升騰易說

龜山楊氏曰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所不能已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緘網維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著也會通○**已上條補**

白雲郭氏曰變化之見在易則見於剛柔八卦在天地

之間則見於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於男女皆
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
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
於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
變化之象見於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
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
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兌是也在人則女
也

漢上朱氏曰乾坤之交也乾以剛摩柔坤以柔摩剛剛
柔相摩八卦推盪變化彰矣說卦謂之中爻先儒謂之
互體鼓之以雷霆者震反艮也潤之以風雨者巽反兌
也風而潤者以雨而風不以陰先陽也日月運行一寒
一暑者坎離也六子致用萬物化生然不越乎乾坤也

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者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
坤之道者也聖人之用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
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兌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
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傳易○又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先儒謂陰陽之氣旋轉摩薄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
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乾坤成坎離
所謂卦變也八卦相盪則坎離卦中互有震艮巽兌之
象所謂互體也○乾陽物也得於乾者皆陽物也乾道
成男是也坤陰物也得於坤者皆陰物也坤道成女是
也

新安朱氏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
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
六十四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此變化之成象者成男成

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
 上文相發明也本義○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
 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摩是那兩箇物事相
 摩更盪則是圍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
 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旋推
 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圍轉去殺他磨
 他底意思○問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
 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
 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
 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
 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
 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
 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

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
 謂之摩盪○相摩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
 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
 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
 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
 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
 人物言之如牡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
 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並語錄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明道先生曰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李

錄所

伊川先生曰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經說橫渠先生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錯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坤至柔而動也剛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為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為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志大則才大專業大故

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
 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易
 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
 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
 要莫先焉○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並易說○易簡然
 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正蒙○天資
 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
 便无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
 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
 則要博學素備說錄

廣漢張氏曰吳德夫問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此一段論乾坤易簡至於可大可謂極矣何
 故止言賢人德業或謂非聖賢之賢乃賢於人之賢答

曰可大可大賢人之德業也久大則聖人矣南軒集

龜山楊氏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常解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
 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
 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南軒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陳言
 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位之剛柔繼言因方
 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
 又明變化之見有見於易者有見於天地之間及人道
 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
 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
 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於此莫先於此故以是首章也
 且自易言之則易始於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

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為大始也
 大始以氣言乾為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為地地
 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大始
 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形以簡而能能
 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
 過於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
 已○乾道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
 乾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
 物輔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
 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於簡也簡則可大之
 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
 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
 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

也法乾坤之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至矣
 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簡而得之此所謂
 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
 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
 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地之理以易簡而
 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
 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
 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於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
 為艱險以去其易務為繁苛以去其簡苟目前之利而
 不顧方來之弊則德於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
 權術滋法令則業於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
 於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
 成位乎其中本於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

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无少間也此章始自天尊地卑終於易簡乾坤之義畢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始於乾終於坤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物生始於子物成始於午乾西北方亥也陽藏於坤有一而未形知大始也坤西南方申也物成於正秋酉也坤終於十月亥也坤作於申成於酉終於戌亥作成萬物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尊卑貴賤之分也故父作子述君逸臣勞夫唱婦和夫乾確然不易无爲而爲萬物宗以易知也天動地隨坤順乎乾其作成萬物者以簡能也簡曰易從者歸之乾也與高不言尊風雨言潤同義聖人之於尊卑之際君臣之大義嚴矣孟子所謂一

本荀卿所謂一隆易則其心一故易知簡則其政不煩故易從易知則天下見其憂樂故有親易從則匹夫匹婦各獲自盡故有功有親則不厭故可久有功則不已故可大可久者日新之德可大者富有之業賢人者賢於人者也聖人賢人之極舜禹之聖亦曰選賢與賢也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上下與之同流德業既成乃位乎兩間與天地爲一傳易

○又曰乾坤之道觀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道較然著見矣然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蓋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飢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蓋以此推天下未有不知而不從者我也知之人亦知之故有親我行之人皆行之故有功有親則

子云
俟百世而不惑有功則放諸四海而準可久者謂之德
可大者謂之業賢人之德業至於配天地成位乎兩間
可謂久且大矣然不過健順而已而健順者在乎反求
諸身而已豈不至易至簡哉知此則天尊地卑八卦相
盪在乎其中矣古之傳此者唯曾子子思孟子則然叢說
新安朱氏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
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
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
有迹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
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
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
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
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

有功有親則一於曰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
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
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成位謂成人之
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可謂與天地參矣並本義○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
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
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
於一字之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伊川以知字作當字解
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
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
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

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
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
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
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
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
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
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
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
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
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
說亦得○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
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

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
更生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
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
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易簡只看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遇事
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
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
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
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墮然
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
健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
因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

這意仔細看便見○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
 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
 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
 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
 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
 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
 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問本義云
 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
 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
 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
 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以
 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

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
 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
 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
 知簡時自然易從○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
 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
 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
 曰這處便无言可解說只是易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
 易則自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只
 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
 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一於內
 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也兼於外者謂
 可大是賢人之業業則見於外者也○德是得之於心
 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

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

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

之說不可曉○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

氏可而已之說亦善案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賢人之○易

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並語

東蔡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

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業正則書

右第一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康節先生曰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

交故晝夜相雜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

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觀外物篇

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觀外物篇

伊川先生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

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

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

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

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

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

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

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

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

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易之為書也剛柔

龜山楊氏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易之為書也剛柔

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

廣漢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之奧

寓焉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於卦故觀於此而可得也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於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進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為主而象為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於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

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特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為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於堯舜文王近者同時遠者萬有千歲其道如出乎一人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爻有剛柔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微矣非辭何以明之象與辭反覆相發也是故辭之有吉凶者人有得失之象也辭之有悔吝者人有憂虞之象也失得者剛柔相文有當否也失者

能憂虞之俄且得矣得者憂虞有不至焉俄且失矣悔其失者或致吝其失者或致凶變化也變化之於剛柔猶進退之於晝夜晝推而進則夜退柔者變而剛夜推而進則晝退剛者化而柔晝夜之進退无止剛柔之變化不窮憂虞異情得失殊致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變化者動爻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極矣邵雍曰易有貞數三是也關子明曰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故極而不變其道乃窮說卦震其究為健三變而乾也巽其究為躁三變而震也觀此可以例餘卦矣傳○易之為道天地之道邪人之道邪易兼明之矣繫辭焉而明吉凶明人道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明天地之道也象非見天下之賾者不足以明之故聖人設卦觀象所謂吉凶剛柔變化

无非象也得失之初微於毫髮及其有吉有凶則得失之象見矣憂慮虞度躊躇而不決者得失未判之時也及其有悔有吝而憂虞之象見矣凡此者明乎人之道也陰陽進退於子午孰知其然哉萬物蕃鮮而搖落則進退之象見矣所謂變化者不盡於是也此特其凡耳糾錯相紛死生相纏无非其變化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日之升降於太空之中本无晝夜由地上而觀之則出乎地為晝入乎地為夜然南極大暑北極大寒東西出入之際晝夜長短與中國自不同故剛柔之象亦然自六位觀之初為剛二為柔三為剛四為柔五為剛六為柔自陰陽之數觀之七九為剛六八為柔老陽之剛變為陰柔老陰之柔變為陽剛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凡此者明乎天地之道也吉凶也悔吝也變化

也剛柔也四象之見動於六爻之中而六爻之動不過乎三者極之道也蓋有天地斯有萬物是以卦之變不過乎三六位者重三也九數者三三也邵康節曰易有貞數三是也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其安於高卑貴賤之位乎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其玩於吉凶悔吝之辭乎若夫有為有行動而之焉則觀乎剛柔變化而吉凶悔吝之來可以前知矣夫高卑貴賤吉凶悔吝剛柔變化无非天地也吾之動靜不離乎此則福自己求命自我作天地其不祐乎業說

新安朱氏曰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陽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

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並本義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

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
 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剛柔相推是說陰
 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在天則
 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吉凶悔吝
 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
 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
 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
 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
 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
 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
 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吉凶悔吝之象
 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
 凶○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无

收殺不及故有吝○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過便悔
 不及便吝○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
 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
 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
 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是陰陽之
 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
 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
 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寢長有頭面故
 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无形而陰
 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
 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柔辭多言
 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問變化者進退之象
 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

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
 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
 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
 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
 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
 化盡以至於无變則驟然而長變則自无而有化是自
 有而无○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
 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乎一卦六
 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竊意在天
 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
 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
 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
 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並語○嘗謂五
 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哥

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
 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
 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无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
 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无窒礙文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伊川先生曰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
 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
 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經說○得於
 辭不違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
 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極之道也

會通○已上條補

白雲郭氏曰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

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於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於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為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為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於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辨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著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於易之道也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

之理賢者亦可脩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易說漢上朱氏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貴賤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吉凶之辭也居則觀其卦之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爻之變而玩其占易以變為占於占言變則居之所玩未變之辭也居處動作无非道也天人一理也是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傳

新安朱氏曰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並本義○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

何占得必是間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雜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二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用觀變而玩

占並語錄

右第二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九

